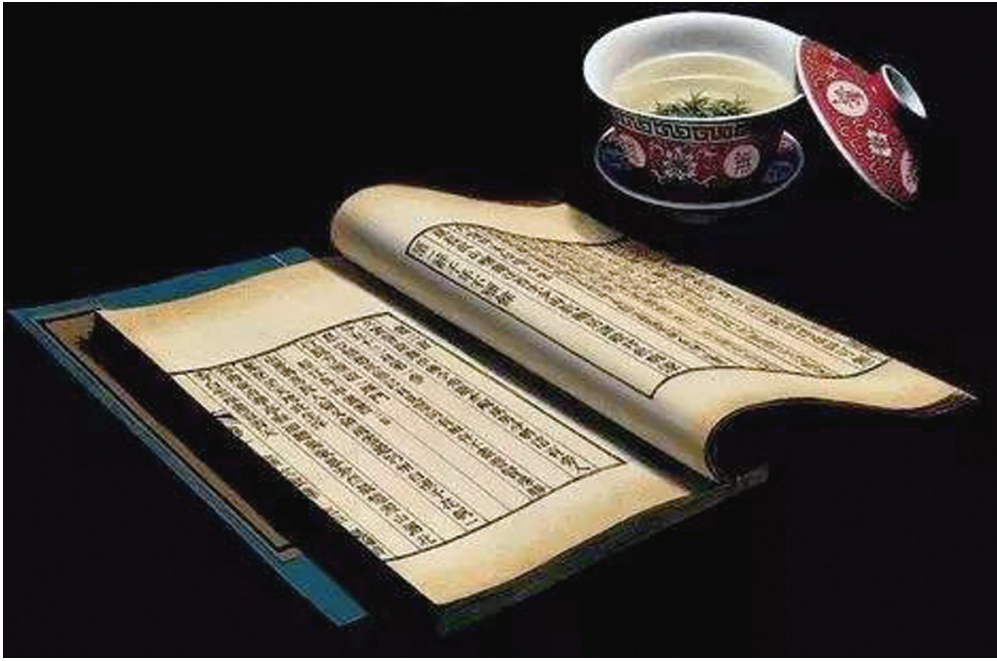


● 暇观亭书话

最是书香能致远

查晶芳



爱上书,始于八岁。

爸爸那时在中学当校长,我家就住在学校。有一天,我在校园里玩,见爸爸蹲在走廊上整理一大堆书,便跑过去东翻西翻,忽然被一本《中国古代神话故事选集》吸引住了。我央求爸爸让我先看,爸爸答应了。我高兴得如获至宝,拿回去一口气读完了。“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等一系列神话故事,为幼小的我打开了一扇美妙的心窗。我的阅读之旅就此启程。

后来,学校订的各种杂志,像《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收获》《当代》《十月》之类,我一本不漏全看过。王蒙、冯骥才、铁凝、莫言、张承志、张贤亮、刘心武等一众大咖的作品,我囫圇吞枣差不多都有接触。印象最深的是路遥。《人生》让我第一次感到了生命的沉重与无奈、爱情的美好与伤感;上大学后,《平凡的世界》我更是读了一遍又一遍,且一次次地泪盈于睫。琼瑶小说我也看了个遍。现在看来她描摹的爱情不过是一种成人童话,但其细腻的笔触、丰厚的文学底蕴对我影响很大。我喜欢上古诗词便是源于此,当时背了许多。就是现在,只要看到自己没读过的、喜欢的诗词,也还会眼睛一亮,情不自禁地吟诵记忆。

阅读的功效是显而易见的。学生时代,我的作文总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大学时,经常在校报发表文章。工作后,虽然文章很少写了,但看书的习惯一直未变。夜阑人静,我便进入不同的时空。林清玄的空灵悲悯、汪曾祺的质朴平淡、毛姆的幽默深邃、东野圭吾的老辣诡异无不令我感佩;红楼一梦,更是一入经年不得醒。每当我深刻地领悟到那些智慧和精彩、那些英明与穿透,便似月下折桂,花前怜玉,心之菩提早已郁郁葱葱、芳香四溢。而一旦遇见中

意的书,便如同饥渴之时得饮琼浆甘露,寂寞时分忽逢梦中良人,那份欢喜自不待言。

阅读,让我的每一段时光都变得格外充实和满足。它像一位挚友,了无声息却胜过万语千言,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极大的趣味和亮色。从教多年,我更欣喜地发现阅读对语文教学有着极大助益。课堂上,我能以丰沛细腻的情感,引导学生在浩渺的语文世界里寻幽览胜;分析鉴赏课文时,唐诗宋词、古今佳句也能在适当的时候脱口而出。恰当的旁征博引和拓展延伸使学生的目光从薄薄的书本中跳出,投向更广阔奇美的文学天地,孩子们兴趣盎然,课堂气氛很是活跃。在我的影响下,很多孩子也爱上了阅读。我又鼓励他们参加各类作文竞赛,多位同学获得过省市一等奖。我自己也取得了优秀的教研成绩:优质课及说课比赛均获市一等奖;论文、课件获省奖。我深感,阅读是语文教学的源头活水;没有它,教师是无法感染、浸润那棵棵青葱生命的。

近几年,我又爱上了笔尖的“舞蹈”。虽不能“挥毫落笔如云烟”,却也不至于太过枯涩难堪。阅读,是进入他人的时空;写作,是呈现自己心灵的花园。我的园中并无奇花异草,惟浅绿青红;也不奢望风情无限,但有微云淡月,足矣。时有知音相赏,看花叶风露,相视不语,默契浅笑,乐亦无穷。然世间之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陆续在国内外五十多家省市级报刊发表了文章,也获过一些小奖。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读书,是心灵的旅行,是精神的瑜伽。一卷在握红尘远,浩茫天地置掌中,人世百态呈心间,万般浓情蕴肺腑。生命,于此走向优雅高贵,走向美丽宽广。

此生,愿长伴书香。三更更有梦书当枕,正是人生美妙时。

● 学林漫录

积高师赐我墨宝

易重廉

读,也极方便。

1988年底,省屈原学会理事会在长沙召开。会中,学会副主席陈书良先生动议:“省屈原学会1981年端午在汨罗成立以来,几次年会,都开在岳阳与长沙。明年,我们去邵阳开一次,换个地方,如何?”我是邵阳的唯一理事,大家当然把目光向我投来。

我已来邵阳工作了,但时间很短,认识的人不多,社会活动能力,可以说几乎等于“零”。故要我一口应下,我绝无比胆。但理事理事,一事不理,总说不过去吧?没有办法,我只好这样支支吾吾地表态:“我去争取,成功与否,不敢保证。”为了鼓励我,会场也响起了一片掌声。

学术会议,知识分子多,民主人士多,找市政协,也许比较合适。

恰巧,我在市政协认识两位副主席:一位是陈新宪先生,他与毛主席曾一起考察过湖南的农民运动。另一位即我的老师,邵阳师专中文系教授张玉玲先生。二老陪我一同去见了市政协主席,政协主席又陪我们三人一同去见了市长。市长说:“一个省级的学术会议选定来邵阳召开,这是对邵阳的尊重,我很欢迎,很支持。”

接下来,一切事宜便都是书良先生来邵阳与有关方面共同商妥决定的。会议已决定开在明年的端午前后,因故必须延期。延至中秋,会议终于召开了。鉴于当时的形势,我们的年会开得比较清淡。如果说,还有什么带点奢侈性质的话,那恐怕就是会间安排的那场“题咏活动”了。

此次的“题咏活动”,安排在中秋前一天的下午,也就是会议第二天的下午。午休之后,大家抢先去活动,场面比较热闹。但我不见马积高师,便去住房找他,轻轻说:“马老师,送我一副墨宝吧?”他说:“你也喜欢这东西?”我笑说:“喜欢得不得了呢!”马师进入题咏场,不少人便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

2019年10月10日,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代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奥尔加·托卡尔丘克1962年出生于波兰,毕业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曾经在一所精神病院当心理医生。心理学的背景让奥尔加成为了荣格的信徒,这对奥尔加的写作方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奥尔加对神话的偏好都体现在了她的作品里,她于1996年发表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就以碎片化的写作方式,同时又糅合了神秘主义内涵而被视为奥尔加的代表作,被波兰文学界誉为“波兰当今神秘主义小说的巅峰之作”。奥尔加也因此斩获1997年的波兰“政治护照奖”。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易丽君、袁汉谿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以“太古”为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起点,以米霞的一生为参照,借用太古这个地方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影射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于波兰民族造成的创伤。

寻根是奥尔加创作的重要内容。带着寻根的目的,奥尔加创造了太古,在这个遥远的、神秘的、封闭的村庄,每个人都过着稳定、宁静的生活。然而这种宁静却被战争打乱了,所有美好的一切也都随之远去。战争所带来的创伤,是奥尔加寻根主题的第一个重要表达。

在许多人的眼里,波兰一直是一个充满了失败与苦难的国家。事实也正如此,从18世纪开始,波兰曾三次亡国,其中对波兰影响最大的就是1797年,在这一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共同签署了一项公约,其中包含了一份秘密附件,主要内容是:“绝对有必要对波兰王国这一政治实体的一切痕迹予以抹除,任何可能唤起对昔日波兰王国的记忆的东西都应该被破坏掉。”

根据这份协定,普鲁士人熔化了波兰的王冠,奥地利人将波兰王室的宫殿变成了兵营,俄国人则夺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波兰的历史从此被改写。

这只是波兰苦难的开始,1815年,波兰第二次亡国,华沙被肢解。在之后的100年里,波兰都在不停地经历战乱与亡国,迫害与屠杀,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数以百万级的波兰人被强征进俄、德、奥三国的军队,比如书中米霞的父亲米哈乌就被强征进了俄国的军队。

人为划分的国界隔不断人类共有的乡恋,不论离家

● 读者感悟

——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

刘江

在虚幻与现实之间

多远,家乡依旧是家乡,生命在这里诞生,死亡在这里轮回,这是奥尔加笔下的民族性,也是奥尔加寻根的第二一个重要表达。

比如阿德尔卡。为了寻找更好的世界,阿德尔卡离开了太古,但对故乡的思念让她决定回家乡看看。“她朝厨房环顾了一周,逐一认出了那些他早已忘却的东西……最后,阿德尔卡的目光落在有个白瓷的肚子和一个小巧抽屉的咖啡磨上……阿德尔卡迟疑了片刻,然后迅速从架子上取下小咖啡磨,藏进了箱子里。”

这个小咖啡磨是米霞的父亲米哈乌送给她的,米霞爱不释手并且一直带在身边,现在又传到了阿德尔卡的手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传承?

有人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是由文学走向睿智的一种预示,那么通过建立一个魔幻般的虚构现实来使读者重新认知自我就是这种预示的实现方式。奥尔加表示:“对我来说一本小说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一个让读者进入并且忘我的世界,建立一个虚幻的现实,这关系到情绪、语言、描叙,最关键的是创造使人信服的人物,让读者能重新认知自我。”

奥尔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写作手法逐渐成熟后的奥尔加对波兰右翼的批评日益强烈。2014年,她公开表示波兰曾经在历史上犯下过可怕的殖民罪行,导致出版商不得不增派保镖对她进行保护;由她的剧本改编而成的电影《糜骨之壤》也被波兰媒体指责。但尽管如此,奥尔加也从没放弃过小说创作,因为在她看来:“人类发明了小说这种讲述他人生活的题材,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人。”

